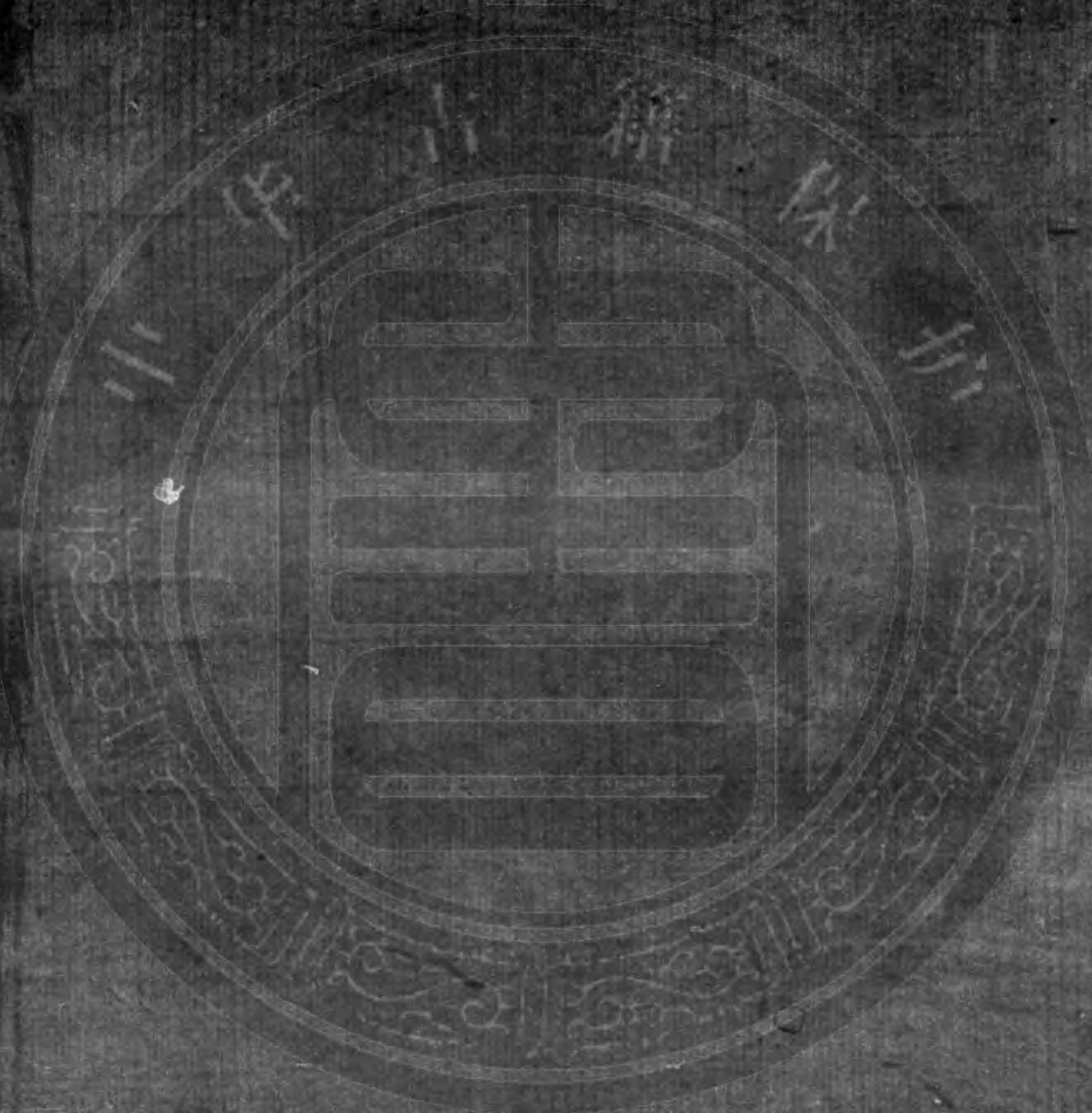


282.564/

35



文集六

丹陽莊思永修年氏著

獲心堂記



人心惟質而能孩神以承天靈統物噴惟心是任然靈素之言五官
各有神何居乎獨尊心抑亦言以神爲腦爲泥丸在臍爲規中不獨
居心何居乎獨以神爲心先民有言心如穀種息于規中苞精蘊英
時也升于泥丸宣美達化時也心如方在水土苗莠共滋賜雨是賴
不有以治之則嘉種以蕪故神在心營生鬱朽之時所謂介于危微
存一也人生而靜感而遂通惟心用最著心者有事于神之畎畝
身焉宜也學爲布種思爲培溉言以及時克制以去害是刀

稽事傳曰天仁在乎熟之而已。獲心也。心仁也。仁中也。太和中
之一點是也。引而直之爲義方。而行之爲禮環。而運之爲智著。之于
實爲信一而已。義禮智信皆以耕耨其仁。而六經耨耨之具也。余事
科舉學十年無所成。乃爲屋兩楹于陶園之東南隅。前臨小沼。左映
修竹。右開疏圃。虛其上。以來日月之照。後一楹以奉老母。處妻子前
爲誦讀地。一几一榻。旁列數架。置先儒書數十卷。副以醫及仙
家言之精要者。爲養身助名之。曰獲心。嗟乎。媿農哉。且銘之。曰靈墟
久荒。種穢不實。久饒行。壘物動凌。役習彼文藝。畸殘移襟。雖堪薄咀
稜稜。還谷心非廣。所翁思佇。獲永寶。三田於乎。勿佚。因書以爲記。

遊蓮邦記

蓮邦去松國蓋五百餘里。在則天無名之帝世。胥爲荒服。至明季中
天之文代。則松國居向。而蓮邦維戾。最爲麗正焉。松國自陶氏後。治
竄入黃老家。僕託迹其間。非所好也。曰。歷茲墟。菰域掠芟。壙而至蓮
邦。既覲其君。沈公退菴。則計君采臣亦受牢醴。于是偈寓公。先是余
以避居。受知于蓮邦君。方憾未通聘幣。而寓公則屢辱詞命之。及故
相見。驩甚。盡拓其四封。而恣覽焉。時維季夏。舟至亭午。日注人如炙。
及其郊。則莎淨桐虛。已失歌塵十之二。入國門。蒼蘚盈階。叢桂夾廡。
風漸來。有香而無形。雲影蔭庭心。卻不作穹廬犬豹狀。其體猶汗

而心已涼再折筮比度蕉序則雙忘詔如諸蓮皆披彤衣紫碧裳佩
縈珙之纓曳藻繪之綦或久次或初擢若迎若拱以侍于澱紋之墀
而境皆冰玉無暑矣于是蓮邦君享賓寓公僎焉舉罍相酬月斜未
已既挹其芳亦咀其實至觴漉酒以進其容逾于罰觴弗辭也侵曉
霞披山黛露散百琲于苔罽柳箔間于是有覓得竝蒂者葢茁茁時
茂不及察今挺葍斯見知云寓公乃倡題命詩狀昨歌既醉不能成
報章也其土風之美具寓公記中茲游別遽故未能悉狀其鶯梭蟬
管交、嘒、盡覺靜好而豁農往來縵女扶相情與風日為澹蕩非
若積沙撲面京塵化衣之勞攘噫其能國矣時同游者大白山人生

長于土中世所鑿為花王之都也今鞠為榛莽視昔平報遷分殆又
甚焉大白方悲黍離不忍效朱鷺茹下樂歌以故寓公獨審側理命
僕以紀狀大白先有七言今體一章屬諸君廣則亦古國君大夫相
見賦詩贈答之誼矣或曰蓮邦乃佛以極樂國九品之說微論其為
寓公崇儒所必斥耶余惟無識官緇其躅邪夫邦从邑手聲十室傳
邑豈必提百里封而物之多丰者莫蓮若蓮名邦諦矣若夫海棠香
者亦傳國狀疑過于華而芙蓉城亦無所可取雖狀二者係余遙懷

張公遜通園記

境之適于游者有二暘而活一幽而折一夫暘也幽也或恒有之而不使之活且折則無所變幻以引人之情而出故二游者可以一該曰變也而幽之變難于暘夫當甕鱗市溢中一彈丸地鄰之溷腐糞痲錯焉即安能跨曾城霞表以成鉅觀而吾友張公遜所居遂獨者居在坊之北達重局有堂二楹曰冶曙其先大夫接賓客之所名蓋以先人道號寓之志繼述也堂之腋有屏障之可繞谿巖而登焉其左後闢雙扉則為靜忘廬紫薇高三十尺霄藤絡之對植杏竹海棠散置數巒布盆沼焉當陰密若前無室也者為階以上紫集榭圖史

兩架鼎硯茶具不競奇古而雅備自榭降行環屋側者三有池在砌
間可坐可涉是為秋水坪旁則修竹數竿拂雲中為室曰兼淨用以
習靜閱古細帙在篋筆墨精好其所對多勝而森茂窈突不即可觀
于是出戶而左拾級級盡徑北近南一室曰霞映閣斜暉萬態澄湖
雖遠而長孤鶯憑眺得之轉而南向當外敞處可琴可棋名曰朗榮
折而東駕複簷為梁曰葦壑旭蒼蟾素時若啟蓬以對梁畫有憑虛
而綴於壁者地不容宴游而以虛能受絲竹歌笑之韻題之飛響其
近壁盈笏可燕坐每月初花晚顧影出嘯焉復歷閣而出其中一室
曰爾：軒竹樹疏花參差隱見疑非先所見狀芳可搴而露可餘飲

也軒左為登最亭南望簡谿已崩烟嵐欲侵脊宇皆列以碧檻朱闌
筠簾隔之即篆煙茶火相及而蕭遠不以一覽竟也循爾：軒後數
折歷一坡曰駐影履之如馳車令人有側身懷古意度磬翠樓中供
佛氏像縣四壁焉登陟而倦一擊之神為爽朕有海棠一巨本依層
巖而臨深池娟：淡靜疑湘君搖佩不敢以太真妃溷也躡巖而下
踞池上曰小潛菴坐沄碧中四壁無一物塵襟不濯而自拭渡橫松
得一宴集觴咏之勝是為酒盡齋春蘭秋菊冬燈夏冰迭為之政以
錢浮生逾南有小軒在茂陰積苔閒捲曲紆坦命曰邃盤則當雲迴
洞右折古梅玉茗老檜山鵲杞引蔓于垣莎鋪翠于磯杖屨幾無投

處而朱魚乍沉晴鷓屣引浩若壺天無盡乃于洞壑濛濛波題曰滄粟
入洞數轉後經秋水坪踐蒼瑛潤砥而升至陸航若欲兼君家愈光
全真之美紫集在壘盼而霞映登最又隱：可望若三神山縹緲倒
影也航北迤高為陟韻廊更東而南一室寬而窳設几榻以息名曰
怡雲館洞沼巖壑皆俯于前據勝之尤焉自堂左扉而入先得矚矣
而未折自坪歷洞而往僅得幽矣而未活矚惟游徑如所述乃覺彈
丸地而境不勝變游者之心目因引而遠于是游者或繪之圖或韻
之詩而不佞稱為通園即以游之次第僭書之為記

祭章仲笏文

嗟乎仲笏凡今遽棄弟輩而長遊也邪計凡之寓吾郡且幾廿年頃
同邑里亦逾三稔矣其于交游靡間賤顯豐窶悉永好無間積日未
見即恒懷思為人縝密對之不侈高深出世之談亦不屑以利達勢
榮為口資質淡雍雅之度令人忘鄙吝而天顧奪我良友也邪昔備
精六法者多大羞以為受煙雲供養兄之為此已暮黃子以吳仲圭
之室謂宜斯語足信乃胡未及知命而遂同恕先尸解與嘗泛彭蠡
登八庾時道多梗衆虞不測兄竟布帆無恙方意江山助其筆墨將
圖之四壁撫琴階響偕此友朋優游卒歲何向之歷險阻而坦致者

在燕居而反傷生也邪嗟乎昨歲大疫繼以降疹室既驟磬寒厲方
侵凡在貧單之友患此者半而不意兄罹其最凶也痛哉月之既望
視返吳會媿無能為賻助而至以文字不朽兄則有所交游顯達知
名之士惟是最久交情感于中敢酌一觴直抒所懷以為兄告願
何能起兄相對挹其談度如昔日也邪

任象玄先生八十一壽言

李白句云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人爭豪之余獨謂此
白狂誕爾非真知飲心者夫飲者豈尚知有名哉千秋萬古名不如
即時一杯酒飲者尚問名哉雖然杜甫飲中八仙歌出而文人墨士
皆能舉其名于是八人者著于元愷至于旭之名以書與懷素醉僧
圖之亦以書是又兼藝以名不及獨以飲名者則飲亦名所必歸也
往澹玄賀先生守州歸舉練湖詩酒社、凡十友伯兄嵩年先生與
為其齒次澹翁而長于伯兄者二人為潘山人伯升及象玄任先生
故伯兄于任先生六十為文述其可名者及湖上吟飲樂余時尚辨

不獲隨杖屨比先生七十則又僻居鬱麓伯兄子本乃泚筆侈執友
之笑憶後自麓居歸見先生轟飲若少年且能高歌雄論酣後為述
十人者嘗各以其酒態品以一字諧而確相視而笑無忤也已即感
今懷昔慨歎久之余謂即斯觀先生而其尚真素篤交誼外形骸而
忘毀譽所全于天者具見矣謂飲不足名哉先生受業余父執賀景
崖伯賀伯才先生甚又使其子仲來及孫古愚受業焉先生亦德景
翁所以友仲來而仲來所以事師者各盡人稱古道為生平不侵為
然諾意氣所至傾所有與友共之無所顧當極窘介然不苟屈于人
衣冠儼然揖讓一循于禮昔狂誕之徒謂禮豈為吾輩設而先生不
然則又似非飲者顧以飲名先生不失倫乎雖然飲其迹也千古豪
傑者嵇阮淵明咸以迹闕然名為酒人而其心亦以傳彼惟以飲故
晉宋不得而有之則先生其人故余于其間八袞不敢失吾家筆墨
職仍以飲名先生而采商山芝以飲之湖上社尚有王山人秦階在
試以此質之當共一胡盧浮白信先生不寂莫也

芮巖尹先生六十壽言

昔嵇康呂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而余寓鬱岡去瓦屋山僅逾百里耳巖尹芮先生名且廿載而未一造謁不大媿昔人友誼哉原其故出見行旅動可貽愕津歧莫辨前詢若吃此其一芮先生名未恤落俗子輔頰間苟道余名以詢彌見詭怪必莫為介進又其一而苦無兼僕難自襍被則尤其一也以三阻故雖僅百里相思且廿載而未一造謁迹媿昔人而心或可自謝乃所由心儀先生者亦有其三緣焉功史馨伯授經余友毛映芝家因得悉先生之素則以弟而述師者也既而陳耀儒以青烏家言往來白曲山中每為儻所交游指必

首為先生屈此以氣誼相揚詡者也昨彭葵岩來教吾庠為言偕先生讀書白雲觀矯輕警惰攝以威儀以道德文章相推服是以友而述畏友者也夫先生幼以文鳴通則雖文不欲鳴而孤行其意非特謂文為名之餌而名即禍之餌已也即孤行其意亦何必非物之忌顧甘受忌之招而不甘餌名之禍則其所微寄固有在忘言之表曾不佞所可詢諸俗子而得之哉丙午冬登去袞馨伯屬耀儒致訊曰余佩師恩如怙貧不能函綵進觴抑為此師或拒焉鼻所述于子者其為綴詞幸得藉手而負牆以祝僕遜謝曰主臣不佞未一識先生安知言而不余吐棄邪雖然先生之學良學也時止時行其道光明

昔人亦言行其庭闋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余即未一識先生殆若先生之面歷落在目中何以言之其課耕遺安則龐德公濁酒自陶則陶元亮觀物長吟則卽堯夫而又未可以詩酒農圃相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非與余恐卽襍被走百餘里而造門且覲面失之亦未必能見先生也將若何

高季遠先生七十壽言

聖言繫易外寡及隱微自謙无知猶我非生而知之云尔至空、以指目鄙夫非尚空也嘉孫懼學之昧于是言隱言微必先以莫見莫顯若空無直屏滌之後儒乃謂聖人不廢最上一機宋人甘以讓二氏然止譏切程朱迨神宗中祀始以佛乘駕孔孟上正學節滄官方士材日以淪銅東林諸賢有憂之起而講學以拯躬瘁舌敝功同砥瀾而中憲高夫子尤粹卓為不可及吾邑惟姜奉常時相酬應顧有數布衣知從遊而季純周先生兄弟克遵七復之規以底于成夫子亟賞焉曰若乃吾真骨肉也于是季翁與季遠先生兄弟以學相切

礎亦同真手足時思永未冠未能潔已求進間取先君所受商語未
子節要私閱之漫或嚮往而已頃觀遺書庶微言可繹季翁則謂訂
刻未善出所手錄見示雖未能私淑用是夫子之教思無窮後人必
有聞詩禮而闡中庸者矣昨季翁以逾八之年棹訪東林故迹欣歎
季遠先生與賢從彙旃舍藏用行偕得天子之深惟先生永懷創巨
不復求仕比更運移彌堅苦操蓋時或不克舉火而處之晏如其聞
道不既徹哉无事詞說而勵行求心終日矻矻為子姓模雍肅落穆
于滌補疏獮殆將終身焉其有得於夫子者若是季翁既述季遠先
生行以訓思永則又命之曰歲丁未先生登七袞矣昔承夫子提命

者惟余在夫子嗣惟先生在真手足二人尔余老不在筆墨若即未
識先生亦嘗私淑之宜代為言以介眉壽觴遜謝弗許則竊臆於易
矣在剝上九曰碩果不食而姤九五則曰含章有隕自天先儒謂此
隕者即上九之一陽也幸而其復見于世故狀之以隕而以為自天
夫當括囊之時賢人惟務韜戢而不敢有功于民物然陂則必平正
惟无外慕者能受天之定雖莫過而問也然卒罔自營而若或周之
未嘗養外形也而神若或衛之天非有私于此人而必以此人為一
世元氣之所倚賴以續故猶是坎然退然无可矜異之人而一旦欽
企為千古未可失則不食也正所以自天也今先生為東林之碩果

則先生而壽非止為頌胡考也吾道之所以永植生民之所以不渝
毀于空無也季翁領愚言乃書素楮以獻

祭大中丞參子湯公文

天篤名世為治化襄兼資文武惟邦之光佇登中樞誕敷是將大命
藉鞏平格壽昌胡天弗弔罔佑哲人衆失典型國喪股肱瓌器忽毀
曜芒中淪悲昔攬轡徒志澄清昔載司計大儀藉展理析辛研習埒
劉晏人或用媚于公奚歲軌以躋安遠猷滋顯一麾出守更二左遷
連典大郡民思其賢江泗汴浙厥澤同綿最著東土教鐸戎鈴莪莪
西山名並子魚彼欽還贈公竟輓輿若范武子興學重儒出俸供爨
亦政之餘績比激浦修復防庸陋霍子孟歿乃顯忠寧事射潮始建
崇封禾嘉李橋由奠川功孰歌歸亳伊任克媿仁波所衍孟諸是被

當河交衝峙爲柱砥時登碭山詩賡漢美逮莅于東厥伐彌勤有古
盼子珠照十乘習此素書祠之穀城是司監牧干城腹心乃較省士
允推人師文兼黼黻品重鼎彝稟稷下匪正轅韓僅支實與鄆魯爲世
羽儀迺移節鉞鎮彼雲中姑臧嘉峪瑣鑰屹雄險倂孤縣今若重墉
誠其名王犁廷用空帝嘉乃績將膺內召金城策偉定遠勳紹夢縈
慈闈匪辭遐徼孝以立忠爰俞予告歸咏樹護優游養志含斂獲親
允拜君賜以哀致毀病在苦次附棺甫謹俄遂從逝烏乎哀哉公于
某等交若寒素或謁宦邸或游林下屈指數紀歡情如故適彼南垌
林園時聚方謂廷議即強公出游從無主握手旋別山空移文使已
駐節曾方談讌遽爾永訣烏乎哀哉頃果師錫晉公夏卿悼已身後
虛此綽綸四方厭亂未究經營寧獨痛公國卹是殫用公未大贈謚
必隆推思任子以酬膚功後昌厥緒前享厥榮即未期頤亦稱考終
得士重民若兩文襄將星在吳襄懿是當公式繼之青史永揚賢嗣
克述公爲不亡某等 大 切 慙 遺 私 感 交 知 何 以 慰 公 不 朽 在 茲 撫 此
亡 琴 酌 以 空 卮 光 氣 彷彿 靈 鑒 其 依

文集七

丹陽睦思永修季氏著

至聖世系辯

嗚呼以至聖之後而紀其系者紛：無所適從乎唐而上重譜牒之學然州大中正之職每詳膏腴而畧寒素以故雖先聖尚德之傳亦止載有爵而餘胤莫考諸譜遂各以意牽綴焉可歎也歐陽文忠公有表載孔聖裔者三詳矣其武生樹因于孔叢子武與安國同為產因于班固宜無可議然宋潛谿先生有曰司馬遷與安國同仕武帝不應有誤其言可信愚竊詳史記世家曰武生延年及安國及之為言其為兄弟瞭然是殆寫史記者誤移及安國三字入下文蓋武

生生武止二文相倒易致脫誤也或後人私意謂兄弟名無一尊一
複者而傳譎與若夫斌之為字說文所無且又言名謙又言名胤胡
名不勝煩乎愚則妄意斌所由誤索隱有曰按家語子武生子魚及
子文子文生最子武子文屢寫而譎遂合為斌所謂書經三寫烏焉
成焉也使斌果子慎之名則史記自伯魚至子高皆先書名而附以
字不應子慎有名而獨不載也漢書作順則慎音譎或避諱也至謙
則以子慎為字而追為制名爾又鮒生隨有作生育者疑育乃樹之
子其子最字子彥生臧育彥為兩代則臧與安國正從兄弟史記不
誤漢書未詳育一代而因臧與從弟安國書之文或輕改乎然不敢

質言也朱子言孔叢書為厲其言子順始有三子始有之詞幸詞也
焉有四子而漏者譜家移樹為中子而增祔為四子列騰于季彼亦
自覺樹祔連名可疑矣夫祔直樹謬爾昔人所以有鮒以弟子襄為
後之說者非鮒無子時遭秦亂鮒應陳涉聘而死于陳其子因居外
且涉聘鮒時鮒已在魏矣漢欲用孔子後為博士惟騰在充故以嗣
孔子後非後鮒也非世爵之制故不必世嫡至孝成封何齊乃有世
嫡之說則鮒後矣如以騰為博士遂疑鮒無子則孔叢言長子之後
為宋公將何齊非鮒後乎蓼侯為小子後索隱謂最字子彥此作藁
不同愚疑名則藁誤字則彥誤最故字子彥皆字形相似誤也史漢

人名以音形似而誤十有一二矣子臧孫琳在史并：而譜言附生
最：生讓：則子襄形誤騰子忠亦見史譜作彥則亦以子彥誤移
為名爾此有目能辨者夫妄撰先世名字乃俗譜惡習不意先聖之
後亦蹈此也至近世茲地所譜謬蓋滋甚聊摘一二以宋公系于騰
後則是中子與孔叢異闕里誌曰鮒子隨四傳至吉今以吉與福子
房同列則為騰六世孫其封當後于博山侯光恐未然也以印與霸
同列而子建為印多孫夫霸子光當王莽時若子建相去三世恐亦
不及莽矣至於以彥為鮒子聚為樹子最為附子而皆封蓼侯其無
職不言可知又因臧字偏旁而系寂子為臧尤甚噴飯別一譜于鮒

後妄系軫車亶肅則似全未見史誌者不足罪也其妄剿史傳而不
合者如宣為蓼侯多孫見史記表而系安國孫衍改為漢上系于震
為曾孫下系為悛之祖皆于史無徵奮見班書為霸曾孫而以意系
于提昱與融班言霸七世孫而系為立七世孫又以昱為融之弟歐
陽表言郁為福七世孫而系為尚七世孫郁子揚七世孫靈龜其曾
孫穎達而系達為山陰派林源之子岑父巢父之祖務本表言穎達
族孫而增達三子志亮：生珪：生務本：生如珪竟作達之曾孫
且父名珪而名子以如珪唐人不若是不知諱也行自有子啟而又
作子竺以山陰派系其下不知以史攷之山陰一派亦自并：觀其

愉之子名安國蓋自顯非袁裔故慕漢儒之名而以為名豈可妄附
乎今譜家嫌其同名而刪為安焉祇乃愉從弟而以為子暹之乃混
之孫則系之于閻二子名靜一作靖今又改晉其子為坐及靈符靈
運乃系祐為晉子而靈運靈符反系靜民下則奕之後非恬後矣若
羣子沈而沈上增國則是裂安國為二人尤為悖戾嗚呼至於十九
世麟庶百戶卒史猷及五官掾暘功曹史淮守廟百戶攢副掾剛故
尚書立字元世河東太守彪字元上處士褒字文禮雖見漢碑然無
世次可考今以麟庶系福後猷系捷後猷又列之十八世讚與剛二
十世暘二十一世淮二十世皆福後元上改為名震十九世而系為

疇之孫又之父惟讚為完弟見誌餘何所據乎愚意是字元世見范
書疑碑殘泐作立也凡此史誌明著者而猶紊亂焉以誣先祖而亂
後嗣淺識之裔甘為所愚宜乎至聖在天之靈怒其榮惑而不加祐
也苟曰據諸袁譜恐彼不應純謬若是昔有宋吾邑洪善慶氏嘗訂
祖庭廣記潛谿公亦有訂本顧無藏者二先生所攷撰必能核而可述
文之無徵徒付浩歎不揣愚陋謹採諸史為系于前載譜家之謬于
後而條辯之如此併妄訂一系圖如右以俟博學有超悟者更攷
定焉其山陰一派亦緒正為圖庶乎免闕者有遺漏名流之譏云如
能購訪洪采二先生書以正思永之失則先聖之靈也後裔之幸也

而非敢必也衰腐寒賤徒挹此志悲夫

大清康熙四年歲次乙巳歲除前二日而窗泮手謹書丹陽後學賈思永

重修江南孔氏族譜序

粵昔唐虞九官分命聖惟臣五而要其事教養二者而已司空之屈
民虞之山林川澤助養也刑以弼教也即禮樂與納言亦惟教之事
工亦多資養用是古帝之治凡以養而教斯民焉耳顧養以濟民之
形：不待督而能維澮洫墮墮蠲廢而民自習成教以全民之性：
則情然甘同禽獸非先知先覺莫憫淪胥而為之拯夫養生形則養
廣教全性則教重故周以農基卜年過歷而鳴降開商象賢尹宋復
篤生我 素王以繼 多聖之教思故商祀雖六百而澤垂無窮焉載
在禮經建學有先聖先師之秩李唐而後始顯尊 至聖師道之崇

軼於帝王蓋三代而降受命者僅克君天下而師天下之道惟賴魯
一人至明王弼之濫涉而曰至聖先師真契 聖心矣由是言之凡
沐聖教者皆當尋繹而有所考以故道統之辯遺言佚行之覈代不
乏人獨其支系家各為派而淆漏莫一前人序述每為志歎有宋吾
邑練塘洪氏嘗為釐正彼論語說楚詞註為大儒朱子甄引則其書
辯矣而自序猶言闕疑矧在誦學敢執斯役頃因陞伏鬱陽里皆孔
氏攬其支牒謬舛紛出恒慨於中已而名卿氏序謂知學遣子從游
益聞譔故諸兄用中列在奉祀志於按輯未果其子文素鈔纂逮老
閔過相質於是其支之訂定悉已云詳而白容丹徒亦以次為加訂

惟自 至聖來雖載在史漢誌於闕里經龍門扶風及長沙手號為
良史鉅公而未克條析毆陽文忠新書系表當本唐而上譜牒專門
學而世系亦多闕次讀宋潛谿先生之序益以歎據依之無從也名
卿得所藏成化間劉君文圭膏本稍有倫緒乃細為勘對久為若
至聖啓翼之而微得所折衷遂訂論闕疑條為系圖以俟博洽者之
鑒定庶于諸譜之以意系承者稍無大悖焉嗚呼大宗小宗其禮備
於周 至聖所著以教億兆而本宗容或紊與律以宗法則所謂襲
封院者大宗也大于中含位國子博士位中散大夫位侍郎位及遷
嚮遷鄂遷撫遷吳與若趙子昂所序之遷溫而溧陽者乃夾漈所謂

分房分望而古之小宗也苟大宗所譜具言某于若干代分某位遷某地則雖千支百派繩繩井井未嘗不詳未嘗不簡而貴何但以謹嚴于本系為宗法而宗法適以壞也哉至聖有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所見所聞所傳聞而異詞是修詞之的譜準是矣立身揚名止及父母若尊祖敬宗翳在追祀睦族追祀睦族則譜之別宗以薦享之謂矣至聖教者文行文者修詞無譎足以載道也行者尊祖敬宗必先^孝悌也譜克具是乃可使子姓遵文行之教焉故不以庸陋辭而竊成此編於孔氏諸君之志或有裨哉用叙為十則而自述其愚所祈嚮如此

執友蔣先生世德誦

併序

鄙不肖思永仰先世友誼懼其浸湮于後乃述二先生傳蔣公孫爾振因請曰惟是更一二隱德或未盡詳敢以備傳之遺夫孫子而彰其先之德誠不可以不慎也狀惟曰先德匪紀文是追故不揣闇陋庸為叙次焉按爾振所述公諱從教字原道姪姓蔣氏六世祖潮字宗海幼穎悟眾期以遠大聘吳女有鑑公貌者曰年止二十七且無子公惘狀曰果爾豈可誤人女遂不娶棄舉子業攻黃歧書力行陰德至其年邑疫公果病劇令公夢迎詔止曰獨赦蔣宗海一人朝謁文廟以告寮佐知為醫士也命矚之則汗而愈因以字為名迎喪

生五子壽八十有六事載邑志仲子旻字叔華承公醫學 憲廟侍
徵治太后疾效賜文馬襲衣授太醫院判第昕御醫錫命馳榮及父
烏昕字叔旦昆季友于建厚倫堂共處子弟號誠齋以首授雲南都
司經歷子偉號簡溪以首入國學授浙江嘉善縣丞多惠政鋤一敗
倫子遂去官士民歌頌以餞有羣英集子守成字繼之號曉山為邑
諸生屢舉見放乃肆志山水間詩與書畫妙絕一時沈啟南祝希哲
文徵仲父子周公瑕諸公與之契洽而品行學問在隱彌懿文塘陳
侯以邑令而師事之文襄楊公尤溪器重屢欲官以清秩公不屑也
壽九十有五公其仲子也年舞象游泮誦讀每數日不寐弱冠受饒

以威儀嚴正持論侃、故駐太史姜大參賀憲副劉學博諸君子雖
以世講先事公其敬服直師之年四十以首肄業北雍庠子試中二
十一名時崑山顧公天峻為副考官見公名曰是生吾識之敢言而
不容人過時仕局尚庸、聞而寘之公無怨也曉山翁老從就選得
休寧訓導勵人品文藝必副教之為職乃止劬念徐文龍伯倫汪士
魁孝廉金自皞俱端士稱莫逆焉丁外艱不離苦塊起補南通州學
正諸生文行懋者得十餘人朝夕講習至于饗食裘葛志助者五人
不數年而三成進士張元芳楊伯白正蒙爾亨潘允諧仲和一領鄉
薦王可選伯升一膺恩選錢良胤王孫咸欽其鑒焉兵巡使郭公重

之館于署維揚海防志皆屬公譔僚譚公卒公謀之東孺人曰譚家
吾喪不歸予之過也曰計俸入所積及吾細珥可百金曷不與之公
喜聘焉州有故宦貧其子謀祀于賢祠守若當道業許之公弗可託
人夜持金來怒曰是獲疾名教者吾在而使濫宮牆吾何面目對
聖哉諸生許某為盜誣吏以其家裕將逮寃之公詳其行誼為之解
許奉百金為壽笑曰蔣先生須髯如戟豈可阿堵物辱士故益傾慕
謂匪言訓以躬行訓矣歸二十年二邦之舊識問候無虛歲非有以
感之能邪邑令東里王公每就之剖析艱疑伸枉雪滯其人不識所
由也性嗜書即年踰杖國而握卷評跋不辭寒溽今所遺圖史無不
經校定者性直而心恕身正而情摯諍人過不避嫌不忌勢狀小善
微能必力獎勸勉其成立若家人父子焉壽七十有五子某邑庠生
公之奕世雖未霑厚祿而詩書綿遠宗海公之德實貽穀矣思永既
次爾振所述而拜手謹系之以誦其詞曰

丕顯蔣侯邇行自漢奕葉紳衿克綿靡濫潮考知命以德永算醫身
自心子業是續因以壽國式承天眷再世明經倅尉績展薄宦詰奸
承貽允善其一惟翁高尚不朽詞翰巖、卿公劬修是範公用篤生道
模風擅炯眸修髯儼其偉幹學既淵博論乃風辨嗟名典成方直世
憚其二乃秉訓鐸色養用宴海陽海陵歌籟兆鱣凡所甄育策名如

券齋同治道人推藻鑑力聘負察剛衛祀獻寧賄是謀祈雪士玷其
苟利邑治謚因助贊掖進士修將老靡倦夙耽圖史仵：宵旦牙籤
奚侈數篋覃研以茲貞素永貽翼燕豈曰宗彝允著邦憲敬告後人
報周爽善其四

二先生傳

世廟時姚江倡教良知之說于是天下之學為之一變楚侗耿公來
督南畿學以學行最優不次貢同仁殷先生士望于廷于是吾郡
之士益勵躬修吾邑懷玉東先生桓繼之後乃有三布衣曰劉孝子
丁子行任希顏孝子為江西流寓且不肖未獲識其人故述二先生
傳

先生名鴻明字子行姓丁氏丁之族環城東居為車舟孔道世固多
仕而賈亦參半名流異人驛于邑者多主于丁余外祖來泉翁先生
諸祖也荆川唐公龍谿王公皆與之游善而尹真人尤特憇止先生

生而慧為學敏甚既而有瘵疾勢甚殆適有異人寓者見之謂曰能
吾游不惟病已且可有得于心學先生即屏家累從之遂于誦讀能
一覽不遺于同郡則師殷東兩先生而數與東林之會涇陽顧先生
憲成嘗曰丁子之穎悟任子之篤信丹陽二傑也同里有周氏仲純
名繼文先生見其資近于道因勸之力學時周與其兄服賈以事父
夜輒就先生讀凡五經四子書皆與研究後遂與先生竝為東林所
重仲純先生性爽邁有所相與能得其驩心而子行闇靜希顏方質
不合于人仲純時病之然二先生自不可及也子行所造尤淵邃不
易測尤濶于周易所論皆性命之微著有極理質疑長洲沈進士幾

公疑氏推服而序之其談性命似多得自異人而豪無仙玄之說識
為卓然有定矣族有富而無子者分宜先生嗣時先生亦未舉子却
之曰夫嗣以著代吾方無子而嗣于人是非以延其代而徒利所有
也族咸笑之不為動先生終無子配汪氏白首相莊有客及問學于
先生者必奠茗以餉捧盂于戶內先生持以出肅然無人聲見者謂
微論所聞之高妙即其刑于使人志敏矣著襍稿若干篇其族弟暹
為槩之貧而能勗追遠會率族以祀其先迄今祠宇翬如雲錫高子
攀龍亟傳述之金壇于景素先生孔兼及涇陽皆有序邑令韓度萬
象亦序而印其籍俾一邑法焉

任希顏先生名光祖性儼肅規行矩步言笑不苟父嘗貸于人無以償先生至售其居弗靳也有田為人所侵卒未得直而又勒弗予贖父用怏怏以病臨卒以為囑先生僅為白請師力不能贏其直又恥以告人迨積有其直則又已歷年例不得贖于是痛先志不伸乃述之景逸高先生攀龍甚憐之且曰何不早言吾輩同志可為子助先生曰若尔則累諸友先情雖舒又何以為先人報德高先生乃以其情白之邑令以為事雖違例然其沈孝而篤實不欺不可不為之原也事因得理人或非之曰吾豈愛已受小過而傷先人志哉先生閨門雍肅以歲多居東林家政悉委之內當祭薦前一二日必歸其配

必具祭品以俟一日雨甚且暑月恐或阻留故未具比夜先生汨泥顛頓至則罪其不敬于祀出之配為丁氏安于家以死先生亦遂不娶因無子雖為童子師然教之必先實行而後記誦有相詬而擲書于地者先生賈楚之甚重或謂過無大于是者乎曰幼即忿戾而侮聖言他雖才適以長其不肖耳過孰當懲若是人猶述以為嗤而不知正其見之遠也見人輒諄諄以忠孝為誨而于喪葬尤懇切有未莖其親者以所得束脩助之卒歲懸磬弗恤也著有易菟藁將上之弗果高先生既沒鳳超華先生允誠因迎先生館其家先是余伯兄嘗謂人曰任希顏三代法物也譬有桑鼎于此猶思計購而寶之今

乃委之于地使他人得收貯彼且笑吾人無目于是乃有糾資爲共
請先生歸者歸而見邑之有位而自任理學者行多依違求容于時
乃直以言刺之拂其志諂伺喜怒者遂稍不禮先生故先生復往依
華而死焉七十餘門人楊芳往迎其喪鳳超先生以先生無子偕同
志斂二十金贈之以爲立嗣倡邑人陰愧華之誼且悔嚮之棄余伯
兄之言也乃殯于北郭爲置奠立嗣如禮蓋先生真摯感人雖一時
若無赫：可稱而能使人長思無數如是先生于同郡自殷東二師
外所服者爲先生父望我真先生繼良與望先生子元圭莫逆而傷
其早逝元圭子昌齡字蒙衍其弔先生爲哭踊則先生之見重于學
者不在交游文藝間矣

思永曰子行先生于先孺人爲諸姪則余內兄也顧未數得請益而
任先生辱不見遺謂而祖少東翁邃于學而兄雖豪上然過恃英氣
則心未必細子其勉之冷原見爲言任先生每聞有高賢宜訪必中
夜起櫛沐坐以待旦謂不爾恐意便不誠在東林凡所師敬寒月至
爲溫虎子以進其重師友如此余得先生而不能師媿先生矣顧心
儀之豈必受業哉

父執兩廣文先生傳

自聖學榛蕪世所謂節槩文章之士率以虛翹之氣託之即或惇謹可親又或無足以自立求夫及身則敬而後猶述而誌之亦罕矣以愚所逮侍父執兩先生其行可風故著之以示子孫

蔣公名從教字原道學者稱明石先生大江以南蔣皆祖漢九侯而公之先爲函亭父守成隱居構齊植梧竹讀書彈琴其中文壽承周公瑕諸公恒游憩焉公瑕家其額曰采翰四壁題咏徧東南名勝士其繪事直與文氏父子競美愛晴嵐烟黛因自號曉山翁翁與先王父世通家友善王父課先君子輩不僅以舉子業多理學古文詞以

公執經來從游事王父如子友先君子如昆季數十年如一日先
子同文會者十餘人最契者公及劉公君薦公伉爽豪上與先君子
意氣尤合而劉公則性端凝慎于言動乃令先伯兄受業焉時俱食
貧俱爲博士弟子有聲試俱輒先其耦每直指使者泊監司視學輒
喜相顧酒家不厭頻貫矣先君子嗜飲必夜分公或不時同道公
家嘗叩戶起之于牀強以貫不爲嫌也然當戲謔或過及議古今事
有所失必面規之無少隱故同會中稱畏友必首推焉十餘人惟先
君子與豐城邱公遠程成進士賀公治原頌鄉薦餘多以貢起家公
貢最早游北雍試阮于主者人以為尤公笑曰吾豈以遇衡義命哉

親老矣得首肯以助教水可也乃訓于休寧休寧素號鐸腹而公愛
士不責贖幣故休寧鐸爲之瘠惟以曉山翁九十壽徵詩于士大夫
間得字畫數冊佳墨十百笏而已以艱歸不克竟教事而所造如徐
公文龍金君自謀汪君士魁輩皆所極藻鑒亦既爲世所推許焉起
改通州時通之才于楊未能比盛醴容浮慕江南士虛名而莫延同
邑寒素公至引課諸生凡在高等皆爲譽薦多得假館其才而貧者
不惟却其贖且贈助之如白行人正蒙張憲副元芳潘金華允諧王
君可進錢君良翰皆資之以成其學通人至今能言之時劉公亦以
貢訓于嘉善婁子柔先生堅爲所器重已而海內皆知婁先生名願

實不輕交游嘗扁舟來壽劉師則其以德相投洽可見矣公名紳以
君薦世爲儒公守其學終身以授經自給未嘗一干郡邑取非分財
其教黃州識魏介憲公韓于童子隊比魏來令句容距邑僅百里而
遠公未嘗一過游魏亦以此重禮之先君子以封藩一歸省予告終
養二公因游從益密劉公嘗謂先君諸生時與蔣公傲睨千古時相
諧遂不爲遜避貴後輒循肩禮隨不一步或先雖甚盛節似反不若昔
之忘形而蔣公每歲朝必來拜先生父影堂一日謂伯兄曰吾爲爾
祖所誤兄錯愕不知所對公徐曰教官雖薄宦然使闕說郡邑亦自
足豪吾惟爾祖義利之訓是奉故今歸而逾貧非誤耶已而忽泣思

之劉公曰始而怨既而思無怪乎世以爾爲風子也蔣正色曰吾與
爾所以一老教官爲有司所重同鄉公卿皆加禮之者不以聞教于
師者得和二公師友之誼如此蔣公詩才書法世其家學尤爲人所
重而亦畏憚其直漳浦冢宰王公志道令吾邑時每肩輿屏騶從過
公談飲終其任未嘗一言及私時公子惟肖尚困童子試王公才之
言于學使者得游泮亦不令公知也賀公守巴州值酋亂道阻無問
上元節其家猶金鼓嗷溢蔣公飲于劉、居與賀對聞而出訶曰若
父祖櫻城生死未知何樂甚耶退而語劉公曰吾輩與治原爲老友
其子孫不知禮義若是不戒之非矣有市井子驟富以金線結爲釵

公見惡之給曰與我試履焉如稱足者將做其式因履至橋令童子
擲諸水曰小人敢爾侈其人知蔣公正人憚而為儉為其行事多類
此先君子不幸即世比葬二公為視納銘書主相約每展墓時必一
命杖屨蔣公一至即捐館舍劉公則五六至乃卒二公皆一子劉公
子名穎字企之今七十矣

蔣惟肖名某以父號明石因自號印巖性嗜酒好讀書然羸善病故
不功苦于學嘗游茅山學道引吐納之術能使脊珊、鳴羸顧如故
或謂仙立之不足恃惟肖曰足恃甚非是吾安得羸厥城居有小築
在南垞草舍松阜徑側村墟日以青絲往提就風望聽鳥語輒忘塵

世見窘者聲所有貸之甚至鬻產以濟有併漫母泉者弗較也其疎
曠如父而尤落、能為詩亦不苦吟興所至率題自寄慕陶淵明王
無功之為人日取其什諷焉謂此即吾詩耳讀書有得時手抄輯如
南濠都氏玉壺水類亦初非有意倣之也年六十未及初度寢疾召
諸友酌榻前語余輩曰如有詩相壽幸及見矣竟卒未至初度潘伯
升可晉其表弟也亦豪飲能詩與繪事其祖曰梧山名鳳與曉山翁
皆稱名畫而兼長人物伯升繼其藝嘗預常熟講學之會與惟肖飲
游甚歡伯升無子惟肖恒以數世皆一子懼有子曰爾振後再得子
爾揚喜甚原道先生尤愛之謂此孫勝我後瘍于痘意為鬱、惟肖

每述之輒悵然振今有三子可慰其先矣伯升後惟肖卒伯見爲經
營其墓伯升父亦先君子同會友交視二公稍疎而蔣于余家則交
尤屢世焉

思永曰不肖之視惟肖企之交誼則兄而齒實當父事雖幼不及見
二公之講訓而猶得挹其道範至二兄則真以弟畜之非徒世所謂
通家者爾振勝學時翁輒携至余及伯子本塾命本曰汝當如前人
之弟畜而教之也振幼幼余僅數齡而相見殷々如家人其不苟求
名慎于交游可謂不隨祖父之業矣振字宜孫企之多子然以貧多
散居二公與先君子之交今之稱交者必推爲古道而三家皆酷貧

所謂古道者其貧道耶或亦貧而後能存古道耶

勵恒王先生傳

王應乾字健之宋左丞莊定公之後有其駐足萬馬中之際少貧失學其經書皆問之于里閭之師授而歸者音轉而譌近老不變顧于醫有神解有老醫爲童子解醫書從旁聽之數日後再往見童子復述前解輒能正其誤老醫驚曰子慧若是胡不習之因令受其學一年解遂出老醫上因悉發素靈八十一難漢張氏晉王氏諸書讀之洞其奧先是郡何氏以醫受知仁廟于是言醫者必先何氏健之謂徒習歌括而不盡探原本弗善也人顧亦謂其醫無所師承不信任之故于家無所著聞乃走京師而醫院亦銅局方論多不合然聞

者甚異之稱：從之劑治每以湯液一二服起急症且言死若愈之
日如響赴聲于是翕然神王先生蕭公雲舉沈公演尤重之其用藥
率止數種曰藥禱則力不專彼用至十餘種者識病未的聊以試耳
病不可治輒不投劑或勸姑治之服藥後方可決治否笑曰吾于脉
決之豈能為賣藥者作巨郎邪當是時名噪都下晨出暮歸饕餮有
時不暇游屐所至乞方劑者環為嚮無分貴賤診視如一不以煩疲思
也性善談妮：輒終日嗜奕好書畫嘗起朱公之蕃于瀕死者再公
以所愛東坡墨竹卷題而贈之因解為墨竹風枝雨葉傑出怒生頗
有豪致平生得覽古今醫書八百餘種酌取其粹為醫論二卷以王

氏水注五運六氣多謬為之辯其畧曰五運者木火土金水地之陰
陽也天地雖懸虛鎮靜其氣則高下相昭升降相因五政為造化之
用王氏謂五陽干為太過五陰干為不及夫六氣變在一時若以年
定太過不及豈能不差互此理之必無也不若以四五四仲四季論
之如初春即有風而氣溫和為歲木太過驚蟄後雷已發聲尚無
溫和曰歲木不及故曰氣候不應至而至者太過應至而不至者不
及以四時驗之則天地生人生物一種純和不貳之正氣月月日日
流行以臨者自彰顯矣經曰諸上下左右見者謂諸歲諸月諸日風
熱濕燥寒上下左右接踵而來天之平氣也故總結之曰上下相透

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若執歲建干支一年不移主客
勝復何所有也又曰司天者日月司之也至真要大論五運交合乃
謂風熱燥濕寒日日交至合來也盈虛更作乃謂日月有盈有虛以
往來則天之六氣上應地之五行下承也惟天之陽精爲日陰精爲
月升降于地故經日日以爲紀月以爲量岐伯曰正化日正化度豈
非指日月輔弼陰陽乎桐君曰日月者六氣所伏也是也在泉者何
也泉水也水包乎地氣包乎水靈樞曰朝氣司天暮氣在地泉歲露
篇日月滿海水東盛月虧海水西盛謂在泉者明滅之夜人之血衰
夜氣侵人而病也王氏言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不知何謂

徐文伯張潔老葛可久皆以王氏支干之說爲非而滑伯仁曰識造
物之機竅者天時也李氏手集曰一日一時不可不論天時六氣以
開氣化氣互相變現其出萬端如日出卯辰風已午熱未申濕酉戌
燥亥子寒丑寅天明一日之變可定六十日六十甲變二萬六千六
百有奇則成六十年正猶八卦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六氣
無盡無窮乃天地自然之道雖則浩渺中有定也在人心悟日日記
之然則鬼史區皆言干支非乎曰干支者一定之論記數之書氣決
無一定而定也岐伯借干支以顯造化之情曰紀者記其年也六十
年皆列五音五音者五行也乃年、月日之天時也若執干支何曰

變化曰運動曰初終乎主歲之紀又列干支六十年何也曰本文逐
歲皆列六元六化六氣生數成數正化日和氣度又日和氣化日和
氣化度正氣化日止氣化度其運其變皆不離五行之化非一年之
內日日風寒暑濕熱乎吁干支紀曆不能定陰陽之變顯矣門人何
廷梅頗盡其傳焉輯治療奇驗者成醫按一卷卒年八十餘性豪不
治家人生產凡得餽遺見貧士好學者輒推予之莊定公墓爲人所
侵種訟復之其人猾相構不已不少撓死後諸子多流落無能世其
業者

論曰先生嘗言歸德沈公四明見四明亦然一日四明病往
李朝士見歸德者至不敢言頃見四明見四明亦然一日四明病往
診之語次因言歸德相公與公同心憂國日望公公勿藥以其輔聖治
左右懼忤止令勿言愕然曰公待某厚于歸德相公某故爲此言
若輩徒事迎合正以陷公于過是愛公不及某也四明爲之嘉嘆後
寢以意解蓋自一言發之先君子在翰苑以疎直人將中傷之粵區
公大相雖同館未相交驩也以病召先生時當內察漫問若知館中
察者誰氏先生曰似將用敬邑莊某曰主鄉會試有失和關說吏兵
二部事邪曰絕無然則何以有是曰以其嗜酒而狂然某亦未與之
言知其負性決不肯俯仰于人耳區公卒不令人知而爲辯于考功

先生每嘆二公之德然非先生敢盡言不畏尊貴一醫士僮僕進診處方畢其技遊巡退耳且當時無所爲而抗論尤不易及也先孺人病甚適先生自越歸已暮來診爲吐痰數升坐屏外歷述與先君交游且言世矢清素宦業自薄奈何不思撫訓諸子以承先學而以貧瘠鬱成疾語至夜半乃止孺人服其論病良已後數年復病先生爲治湯數劑即愈顧感然語伯兄日後二年病不治矣我彼時或不左家即在家亦無能爲後果然其精于脉直繼其家叔和矣

徐敬湘傳

嚴扁學人曰往余購通鑑學觀陳仲醇序有曰吳長鄉有宋相眼謂國朝相業與宋仿佛竊笑其昧我朝曾何相業足擬宋邪時學者率崇溫陵則因亦謂文成功業赫狀庶乎有用之儒當理學或似宋爾今而知理學亦大遜宋蓋河津近伊維之正而不及其大若周子非宋所能圍至江門姚江千古自論定若愚所及聞東林之高子于朱子亦不及其大蓋實證實悟不多讓而于表章折衷之未遑非重道問學也博文約禮萬世學的若泥玩物喪志之說而欲即一言半句下手與禪之不立文字不近似乎故孔子之集大成孟子極其推尊

千古惟朱子繼之孔子者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朱子者集羣儒之大成者也愚私憾天不再生朱子于今日益自集注司南而後儒益扶別所未發顧遠合錯見非有朱子之識之才之膽莫任也彼泛覽者于學不能定一宗固不足言其有事心性者又因陋就簡孤守一說即一說且悠、忽、不肖力行亦何足言實、證修乎蓋敬湘死又一年愚始得讀高子之書因從周季純師悉高子之素始稍有窺于學憾不得一與敬湘談而歎今之實從事于學者不更可得敬湘其人也以其讀書是真讀書不徠佛老制行是實制行不涉名譽與世人務博以資口說或癖耽技術者不同至外觀是好人而于取予失

得尚構闕于曾次者益不足言故益恨不與敬湘罄談以各受所長去所短也憶癸巳春同莫潤卿過倪道微將別正飲而敬湘至潤卿豪士也故不欲于其前及學問事恐其酒後或微嗤侮而視敬湘又過惇謹與余之多出入者異若同行者嗤侮則敬湘必併斥余故直俟飯至而別不啟問端想敬湘亦不喻余意或謂是詩酒之徒故不再一顧余又迫于友有遠行經月與之留別遂不及約道微一訪敬湘及敬湘館余友毛映芝家而余又以伯子家難奔逐無寧晷因未得再晤而敬湘易箒矣嗚呼能不恨未一深談也邪

敬湘姓徐氏名錡同郡丹徒之赤岸人父通五經不求試于有司食

貧樂志而已敬湘生而穎傑顧有未疾長未全瘡或欲不使之學奮
狀曰舉重逐遠信吾不任心固不任思邪益以苦志于經無不窺尤
邃于詩易不能具膏燭無不先日而興夜坐炊側者時士多倖進且
有名黨如甘陵者非是郡邑不薦也會進士有以五經擢者僅緣是
得列弟子員益銳志于功名之業而時顧弗可為已此猶少壯意氣
而未識世之危亂與余自謂非變亂不得務實學以觀敬湘亦狀爾
于是始專力于儒先之說以致知居敬日媿、焉既假授經之資以
養父母而于二弟尤友愛雖親亡猶不忍析箸至于教戒之即又嚴
師不啻所友者深陽芮城崖雲史芳馨伯為密友後乃與毛翎長映芝

殊契性潛穆不務外故人少知之使人盡知敬湘敬湘又何足為實
學邪所著述未富蓋欲積厚而流不亟、于是亦其學篤摯之符也
詩文雜著余僭訂定俟傳之嗟乎愚久妄有學易之志近于詩亦多
臆致非敬湘即竟閱無人孰為是正者此所由益恨于未與溪談也映
芝子樸嘗述敬湘之言曰師于古文詞不喜看山欲字摘而駁之愚
謂此亦朱子惡其學術足誤天下意也要亦見世之偽傲焉故尔若
以學術誤天下看山猶未若温陵之謬敬湘殆逸其渠邪狀以佛入
古文詞而布徧天下惟東坡著即歸獄焉可也自神廟末載天下學
士家慮無不入置一焚書藏書一準提呪功過格一三蘇文範者蘇文

之失在文字已爾若藏書焚書之倡不至陷人心為禽獸而不止以檢約蕩盡廉恥絕無焉也稱之者曰議論爽快也開發人靈明也使論不必深思而務一見即爽快聖賢之才豈不饒為之忝心因是而粗浮永無沈入之路矣何貴于此之議論也顏子聞道早人所知也曾子于夢奠時未三十則聞一貫必先一二年子貢聞一貫計亦在四十間則發人靈明莫孔子若狀一從忠恕入一從多學而識入不恃靈明也如靈明果可捷于開發何孔子之教法不及李贄而李贄之徒其如曾子端木者何人也不從千蹊百徑中排荆棘塊而得者其靈明乃電光也非中天之日也一閃即暗其暗也較前更甚恃以進步無不墮阨塹而隕命者吾何藉其開發也敬湘真讀書實制行可見未受此二書之毒故止及蘇氏使得余淡談當從末原矣諸理學書愚曾不能具以及見者臆之正嘉而上惟文清公最粹而篤實吳康齋胡敬齋次之闢異端則羅少宰因知記為最狀以視宋諸大儒何如也惟陽明之學可謂晟過于象山是理學亦遜宋况相業乎使敬湘早得出所學以就功名不知所建立何如若理學亦可謂切實矣而未底于成此所以深恨未罄談以觀所造也雖然談亦愚受益于敬湘尔敬湘何能以數年待盡之身得如愚所望于集羣儒之大成者哉嗚呼嗟、安得起敬湘而共學也邪

通

宋
林
圖
書
印

